三禮陳數求義

三禮陳數求義卷三

候官 林喬蔭 學

田賦

周家井田之制先儒皆據孟子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徹法則亦據孟子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言謂都鄙之地爲公田而行助法鄉遂之地田不井授用貢法使之自賦二者並用故謂之通今案以九百畝之地畫爲九區中公外私則是一井止有八家何以周官小司徒匠人之職皆云九夫爲井且八家各私百畝而同治百畝之公田亦是於九分

之中取其一分視什一為重而孟子又言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何哉鄭康成則謂徹法貢助並用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而稅其二然觀孟子之言九一什一文義並同九一是九中之一則什一亦什中之一耳凡數之或以奇或以偶起者皆取其整齊而易算若以十一為數而取其一則參差奇零而不可算信如所說將所謂其實皆什一者亦可解為什一而取一乎況九之一與十一之一合為二十而取其二若分而言之鄉遂得其十都鄙止得其九則皆非什一矣故辨之者謂其名為通

率而內外異數爾我不均正是不通之甚又況助旣是九

而稅一貢又是十一而稅一二代之法於什一或過焉或

不及焉郤不論徹亦何以云皆什一乎班固食貨志則云

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

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何休之注公羊范甯

之注穀梁趙岐之注孟子並同此說朱子集注亦取焉然

一夫所耕私田百畝公田十畝亦是十一分而取其一與

鄉遂之貢通之則二十一分而取其二究與什一不合也

況田之爲井說者謂肇自黃帝雖於經無考然書言禹濬

畎澮距川孔子言禹盡力乎溝洫是夏后之世井田之規

制已備卽曰五十而貢可不井授商人始爲井田而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至周忽增爲百畝勢必盡取前代所有之溝涂封畛而盡易之乃可以成興朝之新制此雖與商鞅王莽之變法不同而紛更煩擾曠業廢時必所不免度周公不如是也竊謂田之畫井自前古已然而井必九百畝取其方整亦自始畫之時卽是如此特授之於民多寡不等耳夏后氏之五十而貢是二夫共授一區而十八家同井一夫耕五十畝歲貢五畝之穀於上殷人則分七區於十家之人是每夫各得七十畝而別以一區於中取三十畝爲十夫之廬舍餘七十畝爲公田

令十夫合力耕之計上所取於每夫者各有其七畝是皆於十分中取其一分故曰什一而名以貢助者助之爲藉取借力之義孟子已自釋之而貢之爲言功也以其樂輸於上者同於獻功之意云爾周則授民以百畝而歲取其十畝之入謂之曰徹徹者通也言其監二代而通之貢與助並行而非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謂也葢地之可以畫井者必其截然正方無仄邪離絶之勢然後得井必九區區必百畝王畿雖處中原沃壤而百數十里間山陵川谷所在而有則田之積步成畝積畝成區者亦各因地勢爲之安能使一夫所受必限在一區之內故所謂九夫爲井

夫各百畝者特據土地之平衍者言之旣以九百畝分授九夫每夫各出十畝之獲以爲稅是上之所取卽在此百畝之內故不別立公田此其法異於助而同於貢然夏之貢校中歲以爲常凶年必期於取盈周則雖於百畝之中定取十畝爲率而豐年通其有君與民所獲皆從其多凶年通其無君與民所獲皆從其少司稼所謂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也若地非正方無以畫井旣不能使百畝定在一區則必併奇零參差以爲授若亦予以百畝令自輸其十畝之稅而地勢之犬牙錯互考覈慮其難周或不免上欲取盈下圖欺隱故一夫之併奇零以受者止

予以每夫自耕應獲之實數而別爲公田或百畝或數十畝隨田之多寡以配夫使出力助耕以當稅其所耕公田亦每夫十畝此其法同於殷之助故詩咏雨我公田孟子引以證雖周亦助而周官載師主任地有官田之稱官田卽公田明其不在一井之中區故別而言之與宅田士田等分列知其另爲一所而此官田爲衆民助耕之地則亦稱之曰耡耡杜子春讀爲助說文云藉稅也商人七十而耡葢有所受遂人之興耡利甿謂與起之使助耕官田以當稅乃所以便利之里宰之合耦於耡謂配合其耕之耦卽在官田之處據公地而公見之旅師之耡粟則卽此官

田所入出於助耕者矣由是言之貢法用於方整之地助法用於佩離之區而地之形勢或爲方整或爲佩離自鄉遂以至都鄙隨在有之則貢與助常相輔而行雖貢法公田卽在私田之中助法公田别在私田之外一取其稅一取其力制各不同而自上視之所取者皆是百畝中之十畝自下視之各私其所獲者實九十畝彼此均匀此徹之所以爲通也然地形之不等者旣有貢助之法以通之而地利之不齊者亦有通之之法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遂師亦云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所謂井牧卽春秋傳井衍沃牧隰皋之義也蓋中原高敞水深土厚

穀宜五種而濵臨水澤之處沮洳下濕卽春秋傳之所謂隰皋此其播種獨宜於稻稻人職云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芒種卽稻也非中原之民素所服習故特設稻人一官以董教之曰稻人掌稼下地以渉揚其芟作田又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盖濵澤之地庶草叢生根著於土其勢易滋芟之而不難復長故將以其地作田必先於盛夏積水之時因水力以絶其滋生之類至水涸而芟荑之則其根並起至來歲復舍水其中渉之而揚去其前所芟荑者然後可以成田而此地力瘠薄不克常播則或一歲稼而一歲休之或一歲稼而休之二歲當其休則惟草其

宅祇足以供芻牧之用故遂人謂之萊小司徒謂之牧而
逈稱之爲下地遂師所云辨其可食郎謂揚其所芟之萊
當耕之歲也通計王畿千里中似此之地正復不少所以
稻人之職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而徒且百人
用佐小司徒遂人而興地利者不得畧也然小司徒既云
井牧其田野下郎繼之曰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
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者葢就百里一同之地以
詳著其所爲井牧之規而王畿千里胥可以是推之矣夫
經野之道必起乎井而成乎成以井方一里成方十里天
下之事未有不始於一而成於十者也既以一始則以方

里之地盡之爲井井九區區百畝云九夫爲井者葢言井有九百畝以夫百畝計之可有九夫耳實則一夫百畝必皆饒沃之地一井方適足九夫故專舉一井或九區盡屬腴田而此言經野之法通乎王畿千里則地雜三等豈皆沃壤知九夫爲井亦大概之詞非從實數猶曰九百畝爲井云爾由一里而積之至於十里一成當有百井而其中之爲井者止一甸爲方八里得六十四井兩旁各餘一里爲二里可得三十六井之地此非不可耕特以其在緣邊之處外濵於洫而溝之達洫者皆灌輸於其間下濕沮洳卽稻人之所謂下地遂人之所謂萊而大司徒之所謂一

易再易者矣則是十里之內八里爲井旁之二里爲牧合而言之謂之一成以井牧經野之法成於此也由此而再積之甸八里而實爲十里合四甸爲縣則二十里矣合四縣爲都則四十里矣合四小都爲一大都則八十里矣然八十里而方之兩旁各有十里是方百里爲一同同有萬井中之八十里爲六千四百井其旁之二十里則外瀆於川而澮滙流交注焉是雖有三千六百井之地止得爲萊其謂之同者以井牧之法同乎成也夫以一同之內爲井者止八十里而并牧計之得方百里而實具萬井則四分其同都之四十里爲一千六百井而并牧爲五十里有二

千五百井之地四分其都縣之二十里爲四百井而并牧爲二十五里有六百二十五井之地且以一成之內爲井者止八里而并牧計之得方十里而實具百井則四分其甸邱之四里爲十六井而并牧實有二十井之地四分其邱邑之二里爲四井而并牧實有五井之地此井牧之法所以均夫上中下三等之差也其授之民卽以此法相權以中地爲率約皆二而當一則如鄉之五家爲比遂之五家爲鄰以上地家授百畝爲常當五百畝卽以百畝中除什一之稅一家猶應實得九十畝今以田萊相配井牧通之則授以一井五家而共得九夫之地其公家之稅別出

於官田不在此數之內載師官田與宅田異處但借其力以助耕與貢法之藉在百畝以授民者不同故知此所授者官田在外則實計一家有一百八十畝而軍法之五人爲伍卽此同井之中家出一人矣五其五家爲閭爲里則授以四井之邑邑四井并牧爲五井而軍法之五伍爲兩卽一邑之人四其二十五家爲族爲酇則授以四邑之邱邱十六井并牧爲二十井而軍法之四兩爲卒卽一邱之人五其百家爲黨爲鄙則授以四邱之甸甸六十四井并牧爲一百井而軍法之五卒爲旅卽一甸之人五其五百家爲州爲縣則授以四甸之縣縣四百井并牧爲六百二十五井而軍法之五旅爲師卽一縣之人五其二千

五百家爲鄉爲遂則授以四縣之都都一千六百井井牧爲二千五百井而軍法之五師爲軍卽一都之人其出兵率一家而出一人而受田則率五家而受一井惟一縣之田以授二千五百家尙多一百二十五井與前後之數不合不知何積爲縣卽成之將變爲同其緣邊之地濵於川而爲澮所灌注水愈大則近水之處作田愈難異於一成之內所濵溝洫之小水故于中數之外別充此一百二十五井以益之蓋中而稍卽乎下矣然都亦濵臨川澮而受田仍是五家一井不復益者則以合四縣方成一都而每縣所充出之一百二十五井已包於二千五百井之中故

不復見是五家一井實井牧之通率爲然所以里宰職云等比其邑之衆　寡里宰治二十五家而邑卽四井之邑二十五家所受者也左傳言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成卽一甸以授五百家而旅卽其家所出之一人也國語言上大夫一卒之田一卒卽一邱以授百家而卒亦卽其家所出之一人也且分田以此制祿亦以此田之井邑邱甸縣都凡六等而爵則公孤卿大夫士止有五等似不相當然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其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則制祿當以命數爲權據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孤之命不見於經以公之孤四命推之知其與卿同

六命士之命亦不見於經以序官有上中下三等推之知其當爲三命再命一命是官雖五等而自一命以至八命命有六等也命同者祿同則公八命宜食一都孤卿六命宜食一縣大夫四命宜食一甸上士三命宜食一邱中士再命宜食一邑下士一命宜食一井不命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同齊民則亦皆五家而受一井耳夫授田也居民也出軍也制祿也六等之數無不相當此又足見井牧之法所通者大矣制產之道以井牧相通而地力之上中下不齊者以齊取民之術以貢助相通而地形之方正佡邪不等者以等徹之爲通義蓋兼此若孟子所言則直爲調

剤時宜補偏救弊而發非謂周制本是如此葢自春秋時魯宣公初稅畝卽計畝而徵其稅於是乎助廢而專爲貢哀公言二猶不足則其所貢者亦不止什一故有若告以盍徹欲其仍以貢助相兼而行宗國若此列邦可知孟子又當戰國兵爭之日商鞅開阡陌李悝盡地力先王之法益蕩盡矣故因滕文公之問引龍子莫不善於貢之言以著其弊之所極而亟勸其行助及文公使畢戰來問井地則當明告之以行助之規制矣而乃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者則以殷之助法原是一夫授七十畝使十夫共耕公田計每夫之入爲七畝今必依其舊將周之

授田一夫已爲百畝頓減其三十畝事勢難行不若因已
成之規授之八家雖九一稍逾於什一而取盈之弊可免
矣其曰九一而助又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
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正是因時制宜擬爲此制故詳
言之非謂殷之助亦非謂周徹法中之助也至於什一而
使自賦本是周徹法中之貢當時過於什一而使其自賦
已成通行之例所以貢之名義無待解釋而知今復其什
一之舊而止可行之於國中者則以其地近而視聽易周
豐凶得以覈實猶可不失司稼以年上下出斂法之意也
然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而加以請之文者明是

變通於古今之間而酌擬其如此若此卽是古法則宜如有若盡徹之意直告以徹兼貢助之無弊不必爲此斟酌之詞矣乃自鄭康成誤認孟子權時之言爲有周之成憲遂取以注周禮直分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爲二法無論滕地絕長補短僅五十里所謂國中及野固無由備王畿鄉遂都鄙之規卽鄉遂亦明在城郭之外郊野之間如何而得稱爲國中者且井田之制通行天下亦自夏殷已然又安在鄉遂而獨不以井將見六軍之士所居不同方所耕不同耦泛泛然與後世之召募無殊何以爲寓兵於農而能同其心力共其死生哉後儒惟鄭漁仲陳用之陳君舉

輩稍知鄭注之非而所自立說仍復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致有周一代之田制與所謂徹法終淆惑而不可解甚者且執孟子以詆周官之爲僞矣嗚呼冤哉

鄭氏注周禮必謂鄉遂與都鄙異制固由不善讀孟子之故然亦由其於周禮之文未深體會故說若甚詳而義實非也案地官遂人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又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

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一以九起數一以十起數二者不同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謂遂人是專言鄉遂之地以千夫萬夫爲制匠人是制畿內之采地異於鄉遂及公邑因目鄉遂爲溝洫法都鄙爲井田法溝洫法則曰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井田法則曰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遂復於小司徒所爲井邑丘甸縣都

之制卽斷爲造都鄙三等釆地之法曰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之言乘也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其所以推衍其說者

詳矣而疏又申之謂遂人之法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唯一澮旣溝澮稀稠不同又彼溝洫法以爲貢祗就夫稅之十一而貢此井田法則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又溝洫法以南畝圖之一行贗爲一夫十夫則於首爲横溝十溝卽百夫於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則於南畔爲横澮九澮則於四畔爲大川故爲遂從溝横洫從澮横井田法則甽從遂横溝從洫横澮從川横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故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横而溝從也又溝洫法九澮而川周其外川亦人造之井田法百里有澮澮水注

入川相去逆是自然之川凡此皆以明遂人匠人二法之異必不可通也不知周家井田之制通行天下無內外之異且田之畫井肇自黃帝不始於周而書稱禹濬畎澮距川孔子美禹盡力乎溝洫則周公亦第修復禹跡而已豈必更剏哉況據遂人之職首云凡治野末云以達於畿則自鄉遂而外畿方千里凡所為采地公邑並同此法經固明言之而必謂其與都鄙不同則所云達於畿者何耶且匠人云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又云凡溝必因水勢則是隨水之委折為之安能截然正方如圖所畫者然則遂人所云十夫百夫者乃約畧其大數而言謂所占之地有如

此也匠人云九夫爲井方十里爲成方百里爲同者是據實耕之土言之而曰井間曰成間曰同間亦屬虛括之詞非謂一井止一溝一成止一洫一同止一澮也試卽以平地之截然正方者言之方里而井畫爲九區區各百畝畝間有畎廣尺深尺則一區之內爲畎者縱橫各九而周繞於外四面各長一里者遂也深廣各二尺其上爲徑足容車馬遂人屬之於夫間匠人屬之於田首一也合九區爲一井則遂之縱橫各四而溝周繞於其外深廣四尺爲遂所注四面各長三里其上爲畛足容大車大車之徹六尺則畛廣六尺矣夫一井爲九夫之地界其中者有遂有徑

環其外者有溝有畛此所占之地若即在方里之中則一井不得有九百畝故於方里而井之外更以餘地爲之約計九夫一井而并此所占有十夫之地也方十里爲一成用開方法縱橫各十行則一區爲一井一行爲十井共有百井九百夫之地而其中之爲溝者縱橫各十一周繞於外四面各長十里爲溝所注者洫也其深廣各八尺上爲涂足容乘車一軌乘車之徹八尺是涂之廣與洫同夫洫既環周於成爲溝之所注則隨就一行視之其溝之兩端皆達於洫一行爲十井九十夫之地皆有洫以承溝而并洫與涂所占之地計之約有百夫故云百夫有洫方百里

爲一同亦用開方法一區爲一成則爲方十里者十爲方一里者百一行爲十成則爲方十里者百爲方一里者千縱横各十行故共有萬井九萬夫之地然其中之爲洫者縱横亦各十一而澮周繞於其外四面各長百里深二仞廣二尋爲洫之所注其澮上之道足容乘車二軌爲一丈六尺則隨就一區而言其洫皆有澮以承之是九百夫之地卽得有澮而曰千夫有澮者并其澮與道所占言之也至於澮之所注者川一同之中澮之縱横亦各爲十一道而川統承之則川又繞於同之外然就一區之爲一成者視之必其在四面沿邊之地則見其洫之注於澮者卽見

其澮之洭於川若在其中而祇就一匯以觀則惟見洫之洭澮故曰千夫有澮而欲見澮之洭川必於一行十成之地驗之蓋一行十成之地其澮之兩端皆直達於川也一行十成爲九千夫之地而曰萬夫有川者亦并其澮與道所占者計之約有此耳夫自畝間之畎至同間之澮皆得以人力爲之故書言濬畎澮濬者人事也至其所距之川則屬於天地之自有匠人云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此豈人力所能疏鑿者遂人所云萬夫有川之川與此有何不同而賈疏乃謂其出於人爲且造爲廣深倍澮之說不亦傎乎 孔穎達毛詩意嚐疏云川者自然之

物當遂地形而流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繞之惟其川
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迴之也觀賈氏爲有識
屬自然或近而在百里之內或遠而在百里之外故自溝
以至於澮必因其遠近之勢以施功近於川則故爲紆曲
使渟蓄而不徑達以易潤遠於川則引長其道使暢洩而
不紆緩以易淤此其爲紓爲促不可一定所以遂溝洫澮
廣深之數得著於經而其所占之地不能於十里百里之
中網計其步畝若干止得以虛寬大數言之曰十夫百夫
千夫萬夫曰井間成間同間而已且又以見聖人志在利
民不盡地力寧棄此井間成間同間所餘十夫百夫千夫
萬夫之地此十夫百夫千夫萬夫指一井九夫一成九百
夫一同九萬夫之外所加之一言與遂人所云

十夫等不同爲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所以止侵爭備旱潦限戎馬便輓漕利賴莫大焉自秦開阡陌廢溝洫於是中原沃土雨則積潦汎濫連州旱則枯塵赤地千頃國與民交受其病而莫可如何蓋遂人匠人之職易而爲都水使者農政水利之修舉也難矣然先王豈必於茫茫大地中擬畫之哉不過循禹甸之舊而廢者復之淤者濬之未及者興之掌其法於遂人而以匠人司其工役規制既定而凡服疇之農各於其所近之所每歲以耕耘之暇加修焉而已自鄭康成謂一成之內一甸出田稅一同之內四都出田稅其旁加之地緣邊之民皆使之治洫澮以當田稅

孔賈之徒並申其旨而後儒且爲之詳覈其數不知溝洫卽在田中治田與治溝洫不必是兩事周制農卽爲兵征役之事農且兼之而獨不能兼治其溝洫必於出稅之農之外另設此治溝洫之夫乎況卽其數推之一成之出稅者六十四井而一同之出稅者乃僅四千九十六井多寡已爲不均設其地止九十成以一成六十四井出稅計之則出稅者有五千七百六十井是九十成出稅之農反多於一同之數於事理不更乖耶王氏次點頗知其說之非則以一成之中六十四井爲實地其三十六井爲山川城郭一同止六千四百井其三千六百井亦然此蓋據王制

所云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然所謂方八里為甸方十里為成是據已制為田而言則山陵等之不為田者既除之矣不得又去其三分之一也總由井牧之制不明不知旁加者之所以均肥瘠而小司徒之經田野與遂人之治野無非以井田之法行之又烏見其必判為兩項而不可合哉

載師所列近郊遠郊之田七等先儒之說疑皆未確案載師職主任地內而國中之廛里場圃外而公邑都家皆詳言之不應舍鄉遂不著而專及其所餘之地竊謂此近郊

遠郊正六鄉之所處而外與六遂相際者則七等之田乃所以明六鄉任地之法也宅田者耕者一夫之所受宅卽孟子所謂五畝之宅及遂人所謂夫一廛必與其所受之田相比乃便於作息故卽以其宅表其所受之田也士田者鄉官黨正而下族師閭胥比長之田也蓋自黨正以上爵皆大夫受祿於朝族師以下其爵爲三等之士其人皆就其鄉中選之使治其事非有廩祿之須則亦授田於鄉自耕以食其入故曰士田賈田者賈人所受之田國中之胥師賈師等職雖無爵命而皆受祿公家六鄉亦有市肆則亦擇賈人之長者使治市政而授田以供其食故爲賈

田官田者農夫所出力助耕之公田官猶公也牛田者牛人所受田以養公家之牛者也賞田者司勳職所謂掌六鄉賞地之法以待六等之功者也牧田者牧人所受畜六牲之田也七者之中唯牛田賞田牧田專屬於六鄉餘則六遂公邑都鄙無不有之而特於近郊遠郊著其例餘可以推故但言郊不言鄉以鄉止是六鄉郊則六遂亦得以互見也

周官田制先儒沿注疏之誤以爲凡有四節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小司徒言六鄉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馬言邦國之制今案不易之地即是上地一易之地即是中地

再易之地卽是下地祗以地官諸職各有所主故其文互有詳畧大司徒主建畿封故曰凡造都鄙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小司徒主令征役故曰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是皆非專言授田之法也惟遂人掌邦之野故首挈其綱曰凡治野繼之曰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

之此於授田之法特詳葢所謂野者外達乎都鄙邦國而內連乎六鄉固不僅指六遂也如必以其言於遂入定爲六遂之制則夫一廛及餘夫之所受皆他職所未見豈六鄉及都鄙邦國之餘夫皆不授田其受田之數亦皆無廛宅乎且大司徒所言無萊將萊唯六遂有之而所謂一易再易之地果何地耶嘗卽大司馬之文繹之曰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言凡則知其無內外之異而其合地與民制之之法則曰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食者謂田其休而不耕則謂之萊不可食也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合一百五十畝而可食之田有百畝是居三分之二

其民可用者家三人即小司徒所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用與任同義謂任之以賦役也降而中地食者半謂田百畝萊亦百畝可用者二家五人即所謂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也下地食者三之一謂田百畝萊二百畝可用者家二人即所謂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也至其任民之法亦是通用下劑小司徒之須比法於六鄉雖其可任者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分而又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為正卒餘為羨卒亦與遂人之下劑致甿無異也乃注疏必謂鄉遂殊制因創為饒遠之說謂六鄉家出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是用上劑六

遂家出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皆為餘夫又六遂之上地別加萊五十畝並是因其遠而優厚之夫羨之與餘本同一義對卒而言謂之羨卒對夫而言即謂之餘夫安得判為兩等若六鄉之上地無萊亦經之畧而不及必謂有萊爲優則中地二百畝下地三百畝無非幷萊計之苟除萊不計是六遂之中地下地止各有田百畝無以合二百三百之數將獨優其上地而反薄其中下之民矣豈所以為均平之政也哉

徹法雖貢助並行然必用助之地多用貢之地少何則用貢之地必屬方整而又饒沃故得畫之為井分之九夫各

得百畝而無參差春秋傳所謂井衍沃者也若沃而不衍固不可以畫井而衍而不沃亦不能家限以百畝則皆當以助法行之於每夫所受常額之外別立官田使助耕以當稅所以載師之職官田與宅田異處明其不在一區之中而小司徒既用井牧之法以通上中下之差則亦兼沃而不衍衍而不沃者在中是必不得以用貢而別有官田在井邑丘甸縣都之外故以之授民二而當一五家共井各得其一百八十畝若謂此亦可行貢法令其於每一百畝中出十畝之稅則此法由里而成而同以至百同凡王畿之內田野之規制盡然而司稼之職止下士八人安能

徧察而周知其上下以出斂法乎以此又知行助之地必多於行貢之地無疑至先儒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則不特地之方整而饒沃與夫瓜離而磽瘠者隨在皆有難以區分卽司稼之以年上下出斂法者明云巡野觀稼野自鄉遂達都鄙之通稱亦豈得專目遠郊百里閒耶

遂人上地中地下地皆夫授一廛鄭注廛城邑之居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而趙岐注孟子則謂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今案趙氏之說本於班固之食貨志與何休公羊注許愼說文相通然詩所謂中田有廬者豈必於田中之地搆屋以居哉廬之義爲寄要不過於田畔畧爲

苫蓋一所以備風雨鄭箋謂其便田事是巳此固不必泥以二畝半之大況地之低邪離絕者皆均以為田則一夫所受亦不能定在一區之內又何取於田所適中之處以二畝半為宅乎嘗考郊特牲之言蜡祭有饗郵表畷之禮所謂郵者蓋即指此中田之廬以其於耕作之下暫時棲息之所故以郵名鄭注謂若郵亭於田畔相連畷處造之田畯居焉以督民耕者恐亦非是蓋與表畷為類知田畔皆得有之若田畯所居之郵亭則未必處處皆有矣然則中田棲息之區雖有廬名而不得謂之廛宅又安得拘以二畝半哉所謂廛宅者農民所居之室據王制云量地以

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則知其必在於邑而所謂邑亦非若公邑家邑之邑乃小司徒之所云四井爲邑者蓋以一邑之田授之二十五家之民而此二十五家之民所居卽在此一邑之內宅與田相比故載師卽目其田爲宅田而內則言凡生子者書於閭史鄭特牲言唯爲社事單出里閭與里之所屬皆二十五家而此地卽謂之一邑二十五家之田宅皆在於此是以生子就近而告之且立社以聯祭祀而書此二十五家之人名於籍謂之書社左傳言齊與衛地書社五百荀子言桓公與管仲書社三百呂氏春秋言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所云三百五

百者謂三百五百其二十五家也史記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里卽二十五家之里非路程三百步爲一里之里也以是民之受田以井始而受宅則以邑始二十五家各有其五畝在邑之中等而上之家愈多則各以其所居之邑爲名斯又載師以宅表田之義也鄭注知夫之一廛在邑視諸家析五畝爲二者較優然兼城而言則又誤夫城郭之地謂之國中載師所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者非農民所居乃百工末作及庶人在官閒民轉移執事者之所處此皆不耕之民故令其種桑麻以當稅而不毛者有里布之罰若農民則受田於野受宅於田無緣遠備城中而其所供於上則地以賦粟米夫以給

力役家以出布縷所爲任地之法統在宅田之中亦並不
必別具㕓里之稅鄭固未之審也
井地出車之數經無明文雖小司徒職言會萬民之卒伍
自五人爲伍至五師爲軍未云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
追胥以令貢賦又言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自九夫爲井
至四縣爲都末云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兩節皆以令貢賦
爲言則知軍賦本無二法故大司馬職云凡令賦以地與
民制之言凡則固無內外之異而合地與民則正井邑丘
甸縣都之地與比閭族黨州鄉之民相通而成者也特經
未明言若干井出若干乘而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者

著爲兵法號司馬法其文有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鄭氏據之以注小司徒而自漢至今無不守其說者然服虔之注左傳亦引司馬法則曰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則穰苴本有二法疏家以爲成百井

出革車一乘者是畿內采地法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者是畿外邦國法然四邑爲邱四邱爲甸與小司徒同則內外出車亦不應互異乃又爲之言曰甸八里旁加二里爲一成是固可以相通然一則車一乘而士十人徒二十人一則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人數既已不合且一則三百家而止出三十人一則五百七十六家而出七十五人多寡輕重亦復不均卽以畿內畿外不同爲解然論語孟子皆言千乘之國使以侯國百里爲率就成出一乘計之則僅得百乘就甸出一乘計之亦不過一百五十六乘故馬融謂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

六里有奇雖公侯之封乃能容之此據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爲說者然經不又云食者半食者三之一乎五百里之半爲二百五十里又安能足三百一十六里之數而包咸之說則曰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何休注公羊亦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然包何皆漢人在司馬穰苴之後所云十井爲乘於經無據則亦未可斷其孰是而孰非矣竊考稍人職云掌令丘乘之政令而記亦有唯社丘乘供粢盛之語鄭氏偏信司馬法於此二處乘字皆改讀曰甸然他經傳之乘皆讀如字不應於此獨殊意者乘即丘之所出故左

傳載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足矣亦獨以丘爲言是一乘者一丘之所出而一丘者百家所食所謂一卒之田也是以禮言丘乘而他經多稱卒乘今以其數推考丘方四里十六井以井牧相通得二十井而出車一乘則合四丘爲甸出車四乘然甸八里六十四井以井牧之法相通得方十里而具百井爲一成之地今以四乘均之百井之中則實爲二十五井而出一乘是賦乘之法雖始於一丘而實成於一成始於丘故經皆言丘乘猶授田者之始於井皆稱爲井田之

倒而成於成故十里之地特名爲成而穰苴生管子變制之後遂以其傳聞之說疑賦車之法實始於此因著爲成出革車一乘及甸出長轂一乘之說不知此乃法之所由成非法之所由始始無論其說無以通於諸經即於一甸所以爲成之義已脊盭而不知所解矣夫一甸四乘合四甸爲一縣宜十六乘然縣二十里四百井以井牧通之得二十五里之地而有六百二十五井以二十五井出一乘計之則實有二十五乘矣一縣十六乘合四縣爲一都宜六十四乘然都四十里一千六百井以井牧通之得五十里之地而有二千五百井以二十五井出一乘計之則實

有百乘矣此一都五十里之地以之授民則五家而同一井即一鄉之田而家出一人一鄉即具一軍之數以之制祿則一都實爲王之三公及大國之孤所食以之賦車則止出百乘故記言家富不過百乘而論孟皆言百乘之家以此也由此推之一都而出百乘合四都爲一同得四百乘并二同得八百乘而千乘則二同五十成之所賦公五百里地方五同其食者半爲二百五十里止二同五十成之地所出故千乘而謂之大國也侯四百里地方四同食者三之一則一同有奇一同四百乘其奇數約二十五成爲百乘定出車五百乘伯三百里地方四同食者三之一

則一同定出車四百乘子二百里食者四之一則五十成有車二百乘男一百里食者四之一則二十五成有車百乘故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以其所食之地同而出車之數等也然則分田制祿起數於井度地居民起數於邑因地賦車起數於邱三者皆用井牧之法通之而成於甸按諸經文鑿有可據知司馬法以及諸儒之說皆耳食而未足信夫顧或者疑之謂春秋書作邱甲杜氏注謂一乘甸所賦者今魯使邱出之故書以譏重斂又左傳載子產作邱賦民以為貪而謗之今以一乘為一邱所出則正合周公之制春秋何譏鄭人何謗乎曰春秋之時兵法俱更古

制長勺之戰齊桓自言車五千乘平邱之會晉有甲車四千而楚薳啓彊言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則又是一縣而出一乘蓋當時國自爲政不特非周公之典亦幷與穰苴之司馬法不合此魯作邱甲杜預謂譏重斂者正是以司馬法爲據耳考本經之文左氏傳但云爲齊難故作邱甲未有重賦之明文而公穀二傳則謂使邱之人爲甲是使農民而治工民之事而譏春秋時諸所言甲皆指甲兵如崔杼弑君曰甲興慶封來奔曰唐氏以甲環公宮宋景公卒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鄭人討西宮之難子孔以其甲與子革子良之甲以爲守則魯之

作丘甲亦是作此此甲兵後此叔孫州仇圍郈有叔孫氏之
甲齊師伐我及清有季氏之甲皆前此所未聞意始作於
此時以備齊難後遂因之亦變舊之事故特書於經要與
丘之賦車無涉也若子產之作丘賦如杜氏注謂別賦一
丘之田使之出粟一丘而出兩丘之稅此固無所考據而
服虔之注則直以爲丘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修古
法民以爲貪考子產所設施於鄭如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之類事皆師古而當時并有孰殺之歌則此之見謗於民
矣足爲據服虔直指丘賦爲古法識見最卓杜氏以臆說
更之疏家復附和之遂致服注不傳而有周井地賦車之

制茫無所考舉天下萬世惟穰苴之言是遵不惜改讀經文以曲徇焉亦可慨也已

二十五井而出車一乘則一同有四百乘王畿百同當四萬乘而止稱萬乘者葢畿內之地其封之公卿大夫者皆四之一食維王亦然以其四分之一爲鄉遂公邑凡二十五同爲田二十五萬井故出賦萬乘餘之三分爲大都小都家邑以封公卿及親子弟其賦各從其主故公封大都而食其四之一爲一都五十里得百乘也外諸侯之國其食有三等之差公五百里而食者半爲田二萬五千井故有千乘侯四百里食者三之一爲田一萬二千五百得五

百乘伯三百里食亦三之一爲田萬井得四百乘子二百里食者四之一爲田五千井得二百乘男一百里食亦四之一爲田二千五百井與畿內公所食同亦出賦百乘矣王之餘爲采邑采邑之餘亦以封其家臣及百官之祿用而納其貢稅於王外諸侯所食封國之餘亦如之故王止稱萬乘而坊記言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也

出軍之法據小司徒云家出一人則六鄉而六軍之額巳足六遂之制並同六鄉而公邑之爲縣鄙者爲地更廣又不止於七萬五千矣先儒因謂六鄉六遂可賦十二軍云六軍者以六鄉爲正六遂爲副然公邑之民獨不爲軍乎

案大宗伯言軍禮之目有五首曰大師之禮用衆也次卽曰大均之禮恤衆也蓋用衆之道貴於能均道里有遠近時日有久暫不唯出師征伐而已凡有力役之事皆然故自大師大田之外所謂大役以任衆大封以合衆者并以軍法行之則此王畿所賦之六軍用之於師田者此民用之於封役者亦此民而必有以均其勞逸所以地官特設均人土均二職土均掌邦國都鄙均人所均之地政則正鄉遂公邑之地也其文曰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王制亦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所謂力役卽大役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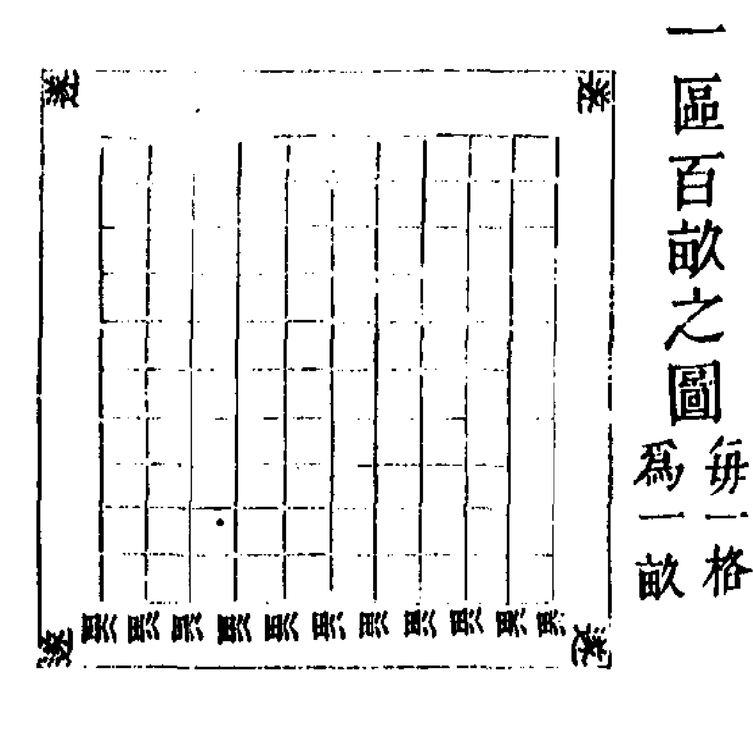
封之謂也以中年爲率一歲之內軍額有一名者當以一百八十人均之是一百八十人更番而當一人一年之役五人爲伍則當九百人四兩爲卒則當一萬八千人積而至於五師爲軍則當二百二十五萬人合六軍一歲之額則當以一千三百五十萬人更番代之是七萬五千者六軍之名額而其勞逸則鄉遂公邑之所共也然如此則又疑於徃來更調之擾故特於族師之文舉其例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蓋五家爲比當出五人而十家爲聯則有十人故以五人代十人執二日之役而其十人各於其家償二日之傭四閭

爲族族有百人八閭爲聯則以百人代二百人而其百人者亦各於其家償力二日焉斯民無道路之煩官無交番之累至於三年則遠近周而勞逸徧故均人三年大比則大均此所以民數雖多而制軍之額定以七萬五千人也若邦國都鄙其民之賦軍者各屬於其主而三軍二軍一軍亦各其所屬之民更番爲之土均掌和其政令猶均人之均王族矣賈孔之徒不明此義以爲出軍之法先用鄉不足徵遂猶不足取公邑采地及外諸侯果爾則六鄉之民常親鋒鏑六遂以外民不知兵何苦樂不均之甚况盡發羨卒空國而行尤大乖於事理而陳君舉章俊卿則又

謂卒有四方之事皆調兵諸侯畿兵不出是獨不見九伐之法掌於大司馬而起軍旅之文亦屢見於地官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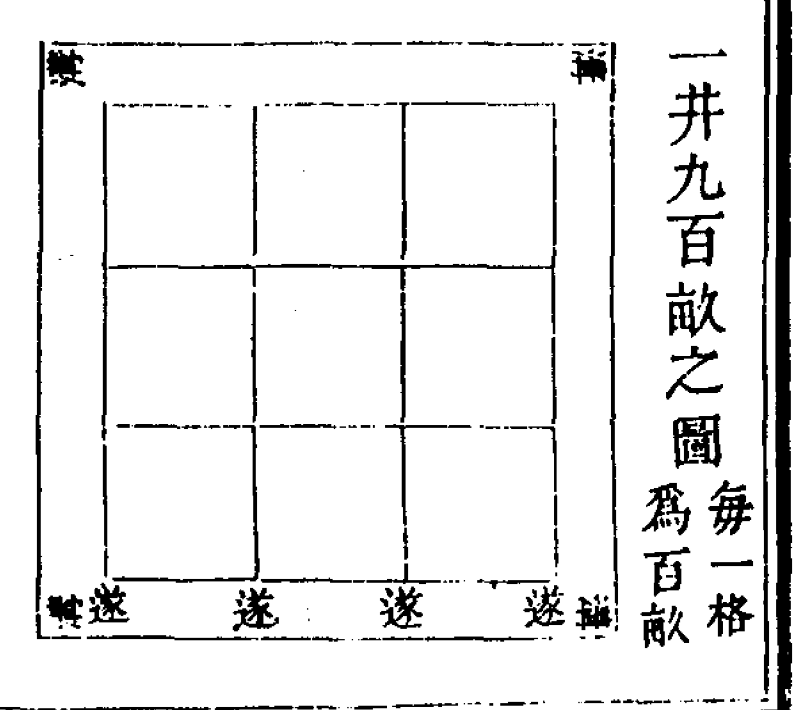
一區百畝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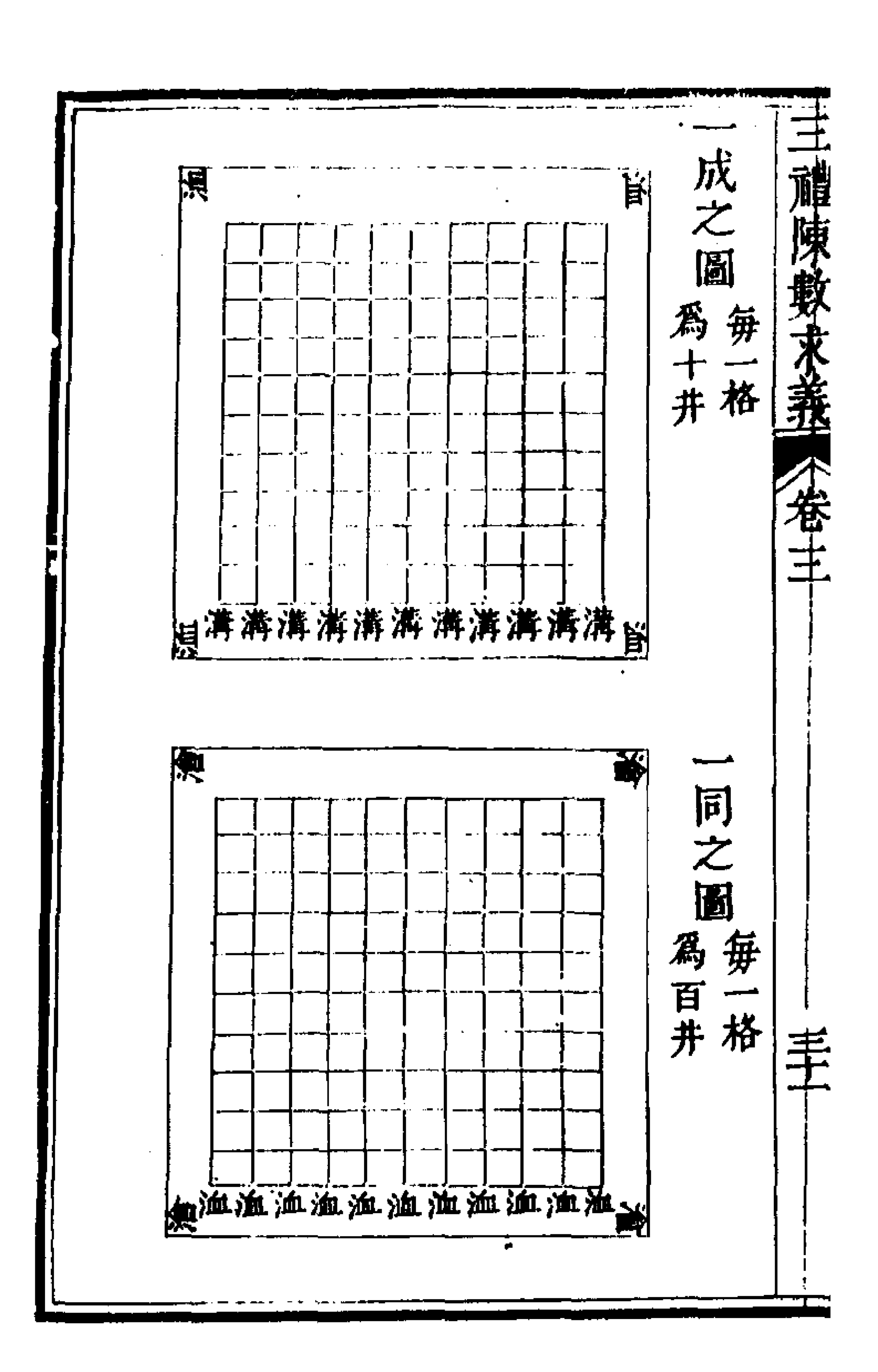
每一格為一畝



一井九百畝之圖

每一格為百畝





一成之圖 每一格爲十井

一同之圖 每一格爲百井

方千里爲百同之圖每一格爲千井

